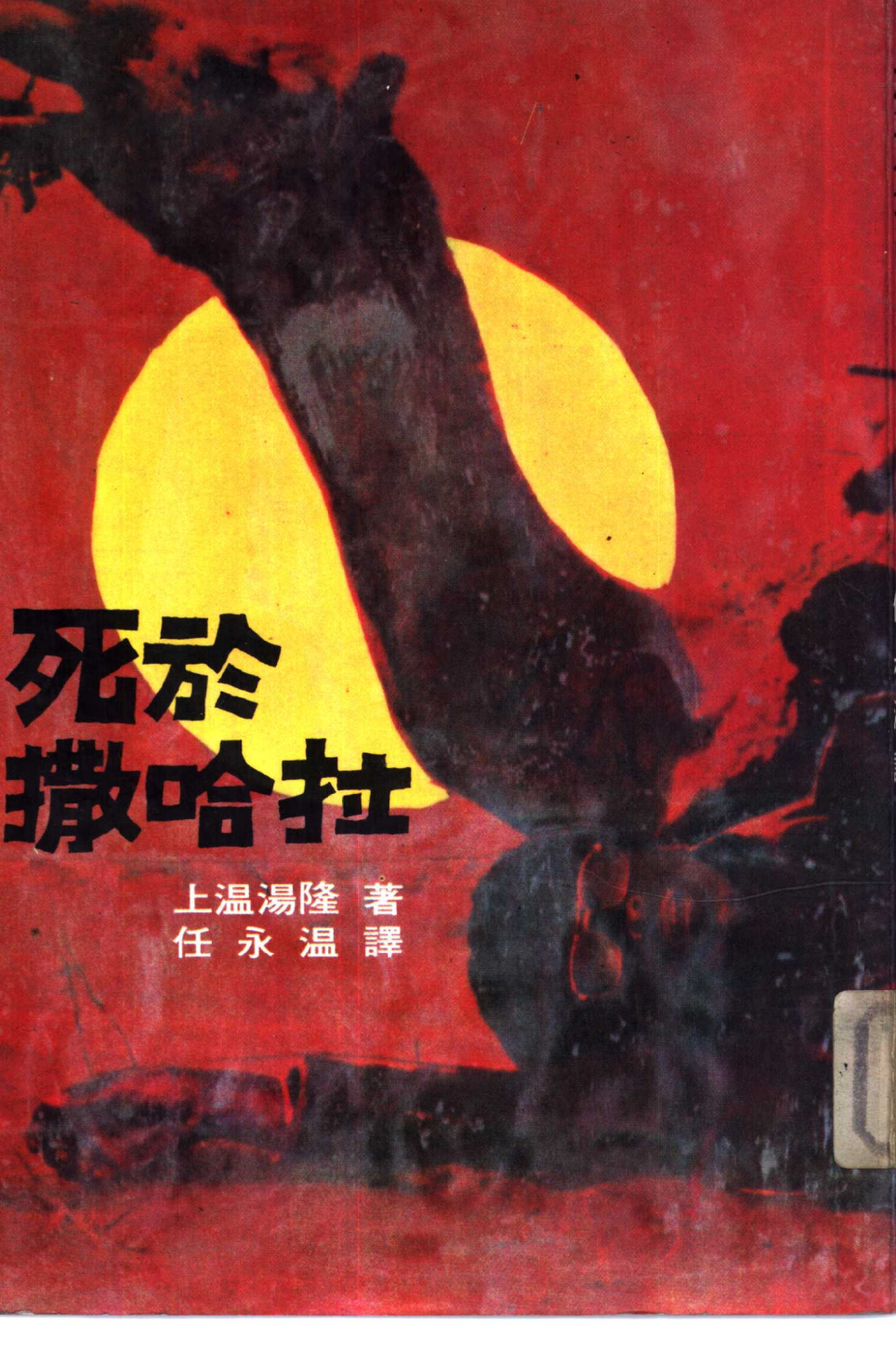




死於撒哈拉

上溫湯隆 著
任永溫 譯

210
P61
829

死於撒哈拉

207474

上溫湯隆 著
任永溫 譯



死於撒哈拉

著者

上溫湯隆

譯者

任永溫

發行者

卜少夫

出版者

新聞天地社

社

址：香港德輔道中四十四號日發大廈九〇三室

電

話：二四七七三八 二四七八四四 電報掛號：五八〇五

台灣辦事處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七十三號二樓

電

話：三三三二一四〇 三七一一〇二七 電報掛號：五二九七

台北郵政劃

：一〇七〇號

定價

港幣一元

新台幣七十元

台灣總經銷

遠東

事業公司

地址：上海路三段九十二號

郵撥：一〇二二二一

電話：三九四一九六〇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僑台誌字〇〇一九號

致旅行雜誌社社長卜少夫先生的信

少夫先生，

對不起得很，這一篇序到現在才寫出來，原因是內心思潮起伏不斷，再讀上溫湯隆的日記，仍然感動不能自禁。對於這樣的一個青年人，我無法冷靜的下筆去替他的書寫一篇序文，因為比較起他來，我實在是不配。

寫得很不好，我內心的感覺沒有表達得出來，如果您可以替我改正，我是十分感激的。如果您覺得寫得不好，請不必顧忌我，就換別人寫吧，我都是感激的。

很疲倦，不多寫了。我的先生 Jose 已經遠赴 Nigeria 去工作，我尚不知以後行踪。如果那兒所賺可以應付生活，我以後亦是赴 Nigeria 去居住。謝謝您寄旅行雜誌來，我極希望看到上溫湯隆以後的另外兩章日記，謝謝！

希望不會太晚，這篇序文寫得太慢了，今日此地風沙，機場已封閉兩天，希望明日有班機，快快將這信寄出去。

祝編安

晚 三毛上

三月三日 七七年

三毛的序

看完我的朋友上溫湯隆在沙漠中的日記，我的心情就如同奔騰的海浪一般，久久，久久不能平復。認識這個青年人時候，他已經永遠長睡在我的第二故鄉「撒哈拉大沙漠」裡了。為什麼稱呼一個不會謀面的青年人爲「我的朋友」？在我，是有很多理由的。

沙哈拉威們一再的說——那些喜愛安樂生活，美味食物和喜歡跟女人們舒舒服服過日子的人，是不配來沙漠的——我雖然是一個女子，可是我能够深深體會到，爲什麼這片荒寂得寸草不生的世界最大沙漠的居民，會說出這樣的句子來。

當年的我，四年前吧！抱着與上溫湯隆一樣的情懷離開了居住的歐州到北非去。當時我亦是希望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在生與死的極限之下，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去賭一賭自己的青春。可惜的是，以我的體力和財力我只能用吉普車縱貫了兩次撒哈拉，平日定居在西屬撒哈拉時，跟着送水車，在方圓三千里的地方，做了一些小小的旅行。橫渡沙漠的夢想我不是沒有，只是我猶豫了

兩年。在定居沙漠的那麼久的時間裡，始終不能有勇氣和毅力去實現這個計劃，而我的朋友上溫湯隆却接受了這一個對自己的挑戰，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裡，他踏上了征途。

許多時候，朋友寫信問我，人間的青山綠水名城古蹟比比皆是，為什麼我在旅行了數十個國家之後，竟然選擇了那片沒有花朵的荒原做了我的第二故鄉。我試着向朋友解釋我的心情和理由，只是既使我講了，恐怕也不會有什麼人真正的瞭解我吧！

十年前離家到現在，旅行的目的，在我豈止是遊山玩水，賞心樂事。如果一個年青人旅行的目的只是如此而已，那麼就是十分的羞愧了，不值得誇耀於萬一。

上溫湯隆的日記，替我寫出了去撒哈拉的理由，我們不約而同向沙漠出發，不只是受到沙漠的魅惑去冒險，不止是爲了好奇心的引發，真正要明白的是自己，在那一片艱苦得隨時可以喪失性命的險惡的環境下，如何用自己的大勇氣，大智慧去克服、面對那不能逃避的苦難。生命的意義，在那樣不屈服的挑戰下才能顯出它的光輝來。

上溫湯隆在他二十二歲的年紀，已經幾度縱貫撒哈拉，旅行了數十個國家，從他的日記上看來，他是一個有頭腦，有理智，有大智慧、大勇氣的青年。他敢於隻身一人，騎着一匹駱駝，帶着少數的食物開始這一個偉大而有信心的長程，在我一個認識沙漠面貌的居民看來，是何等令人心驚的勇敢啊！沙漠的風暴、白日的高溫、夜間的寒冷、地勢的不可預測、以我笨拙的筆是無法

形容於萬一的。

上溫湯隆拉着駱駝在大沙漠裡隻身踽踽獨行的身影令我一生難忘，可是我亦明白，在那樣看似一無所有的旅途裡，上溫湯隆亦有他的歡喜和悲傷。沙漠拿走人的性命，可是它亦公平的給愛它的人無盡的體驗、啓示、智慧和光榮。這是值得的代價。上溫湯隆地下有知，一定會同意我的說法吧！

上溫湯隆在日記裡所去過的地方，我大部份都用吉普車去過。看見他如何向人討水喝，如何分藥給遊牧民族，如何在大漠的帳篷中過夜，如何遇到風暴，如何看到落日的美景，看他一個城、一個鎮的經過，一個水井一個水井的發現，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親切得熱淚滿眶，好似又回到了一個舊夢，一個永遠不會褪色的夢。而我，是真實活生生的在這夢裡面渡過了兩年多的悲歡歲月。往日的時光，因為上溫湯隆的描述，使我再度覺得無奈，悵然甜蜜而又傷感。

上溫湯隆說得極好，也許去了撒哈拉，不能在學術上對這片土地有什麼地位，可是活在眼前的一本大書，經歷過了它以後，對於生死的觀念，可能又超出於一般芸芸衆生了。

這個可敬的朋友，終是渴死在一片無名的沙地上。一試再試，以那麼多的苦難做代價，他仍沒有能够征服這片無情的大地。可是在我來說，這一個美麗高貴的靈魂已經得到了他要求的永恒，抵不抵達目的，已是次要的事情了。

我也曾經是一個沙漠的居民，對於沙漠的愛，對於生命共同理想和挑戰，使上溫湯隆在死了後，將他的心和我的心緊緊的拉在一起。對這樣的一個知己，豈只是朋友兩字所能形容的敬愛和親蜜於萬一。一個人，生命的長短，不在於活在世上年歲的多少。二十二歲的上溫湯隆，爲着一份執着的對生命的愛，做出了非常人的事蹟，而他的死，已是不朽。生於安樂時代的新的一代，生命的光輝和發揚還有比他更爲燦爛的嗎？

寄語上溫湯隆所深愛的父母親，你們有這樣的一個孩子，當是一份永遠的驕傲和光榮，讓這一切代替了失去他的悲傷吧。

三毛

三月三日 七七年於

加納利羣島

譯者序

本書作者上溫湯隆是一個二十二歲的華裔日籍青年。他和許多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一樣，喜歡旅行，熱愛冒險，尤其對充滿神秘的撒哈拉沙漠，抱着無限好奇和憧憬。在二十歲以前，他已經三度嘗試過縱的撒哈拉旅行，但却意猶未足，無論如何想作一次空前的橫越撒哈拉沙漠的壯舉，而且是隻身騎着駱駝前往！

因為他有若干經驗，深知在沙漠中旅行會遭遇到種種的危險，所以事先曾經很縝密的策劃一切，準備之週到，連一針一線都沒有遺漏。

橫越撒哈拉全程七千公里的危路，作者走了三千公里。不幸他所依賴的唯一伴侶駱駝在半途中死了。經過這次嚴重的挫折之後，他暫時停頓下來，等待接濟並重鼓勇氣。終於又買了第二頭駱駝再上征途。然而無情的沙漠不讓作者如願，最後他竟在馬利的美那加附近沙漠中因乾渴而死。

• 拉哈撒於死 •

本書是這位壯志未酬的青年在他旅途中所寫日記筆記和書信的綜合。從他所記載的斷片，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在艱苦旅程中的感受。沙漠中焦灼的太陽，攝氏五十度的高溫、熱風、暴風、蛇蠍的侵襲以及無邊的孤寂，他都忍耐承受了。這裏面有痛苦有快樂，有悲哀有光榮。雖然他最後是失敗了，但他可說是為理想而犧牲，那份不屈不撓的精神值得欽佩，那可憫的結局，也令人同情落淚。

• 錄 目 •

「死於撒哈拉」 目錄

致旅行社雜誌社長卜少夫先生的信	一
三毛的序	一
譯者序	五
一、撒哈拉沙漠在呼喚	一
二、非洲第一步	九
三、急急趕往那克曉特	一九
四、我的朋友撒哈比	二三
五、好，撒哈比，上路了	三三
六、只剩下一滴水了	四一
七、為什麼旅行？	六一
八、抵達「夢幻的城」同布庫茲	五五
九、孤立無援，一文不名	七

十、炎熱地獄、冒死前進 九

十一、撒哈比死了 一二

十二、旅行終結、傷心絕望而流淚 一三五

十三、我真的敗給了撒哈拉嗎？ 一三三

十四、拉哥斯的苦惱，再起的日子 一四七

十五、媽，願您長壽 一五五

十六、我活著一天，就要向你挑戰 一六九

十七、對撒哈拉沙漠燃盡的愛與死 一八一

• 喚呼在漠沙拉哈撒 •

一、撒哈拉沙漠在呼喚

上溫湯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現年二十歲。都立町田工業高校一年級（一九六八年）時退學。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曾在海外搭便車旅行，走了亞洲、中東、遠東、歐洲、和非洲的五十幾個國家。曾試作三次撒哈拉沙漠縱貫旅行。目前是一名浪人。這便是我的簡單履歷。

在沙漠中旅行常常與死接近，過去三次試作撒哈拉縱貫旅行，已經深深體會到那種滋味。但是現在非洲的沙漠好像正在強烈的震動着我的靈魂，撒哈拉沙漠在呼喚我。有一些念頭驅策着我，我想在生與死到了極限的狀況中，賭一賭自己的青春。我也想凝視着自己的存在，找出真象。當然我還有我的野心。

直到現在，世界上還沒有人騎着駱駝穿越過撒哈拉沙漠。沒有一個人單身騎着駱駝從非洲西

岸的那克曉特，在沙漠中旅行七千多公里，到達過紅海的蘇丹港。兩年前有個英國人帶着五頭駱駝和一名阿拉伯嚮導，從茅利塔尼亞出發向撒哈拉挑戰，但是沙漠中殘酷的大自然拒絕了他。此人後來總算在死亡邊緣保全了性命。沒有人跡到過的大沙漠是嚴酷高傲的。我的靈魂却受到激烈的震撼。埃弗列斯特峯曾經被人類征服，但是這片世界第一大的非洲沙漠却始終拒絕被人征服。

撒哈拉沙漠的孤獨，已到了崇高的程度。那種大自然的威力和神秘，也是絕對的。他正向我招手。美麗的風紋後面，隱藏着可怕的深淵。我很想去看看淵底是什麼樣子。我想去接觸大自然偉大的沙的懷抱。這種念頭高昂到使我覺得活着有意義。我決心去做第二個挑戰者了。

這樣做需要週密的準備。我幾次自問，確實拿定主意，發覺並非由於受到沙漠的魅惑願去冒險，而是認為挑戰才有我青春的意義，終於決定以自己的一切去賭一賭。

首先我作了一份「橫越撒哈拉沙漠——與駱駝一同旅行七千公里」的計劃，不是爲了給誰看，完全是爲自己作的。以下是該計劃的概略：

目的

☆騎駱駝單獨橫越撒哈拉沙漠七千餘公里（那克曉特至蘇丹港）。

☆調查遊牧民族和居民的生活，將他們如何適應沙漠中的自然環境紀錄下來。

• 喚呼在漠沙拉哈撒 •

☆在旅行中採取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他們共同生活，看自己的精神和肉體能够忍耐沙漠的極限到什麼程度，親自體驗之後把經過紀錄下來。

期 間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六）出發。準備和航空公司交涉取得免費票，如果行不通，便經西伯利亞前往。

☆從日本出發到那克曉特是一個月。在日本申請阿爾及利亞的入境許可，到了阿爾及利亞再申請另外五個國家的入境許可，並購買各國的詳細地圖。

☆騎駱駝旅行的期間是五個月零十四天。

☆從中近東回國須半個月的時間。

如果照預定計劃出國，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可能回國。這就是我旅行的大略時間表。橫貫旅行中要經過的有五個國家（茅利塔尼亞、馬利、尼日、查德、蘇丹）。其中除去查德以外的四國，我在過去三次的旅行中，曾經到過，略知各地的地形，與當地的人民也略有接觸，自認對撒哈拉有某種程度的瞭解。但騎駱駝旅行却是初次嘗試，與以往乘坐火車或卡車旅行的情形完全不同。因此不得不格外慎重。問題是在駱駝。

我對於駱駝作了一次徹底的調查。通常在阿拉伯使用的是單駝峯駱駝。根據橘瑞超的記載，這種駱駝可以「約兩個星期滴水不飲粒食不進，並且載負相當重的東西行走」。在缺少植物和水的沙漠中，駱駝不單是最適當的交通工具，而且也是生死與共的朋友。

駱駝所消耗的水分只有其他哺乳動物的三分之一，有三四天不喝水的紀錄。眼睛和鼻孔能自由張閉，眼上長着長睫毛，耳朵也長着密密的毛，耐得住沙漠中的暴風。因為駱駝走路是幾乎同時邁出同一邊的前後腳，騎在上面身體會搖動得厲害，但膝蓋和胸部是角質，宜於在荒地上坐下休息。總之駱駝的形態在各方面都非常適於荒涼的沙漠生活。

至於駱駝的前進速度，如果以最高速度計算，可達每小時二十公里以上。但是長途旅行不能連續作快速奔馳。在阿拉伯，人們平常從利亞德到科威特，七百公里距離走十天可以到達。計算起來，如果一天走十小時便可以前進七十公里。

羅倫斯（阿拉伯的羅倫斯）從阿卡巴越過西奈半島到蘇彝士運河時，想到如果顧着駱駝慢慢的走，人會餓垮，如果走快了，駱駝會在沙漠中累倒。因此他決定以普通的速度走，以平均每小時六・六公里的速度前進，終於到達目的地。在這種情形下，耐力的考驗對於人比對於駱駝還要厲害。

這樣經過一番對駱駝特性等的研究結果，我認為橫越撒哈拉沙漠所需的日數約一六四天。從

那克曉特到蘇丹港最短距離是七千公里，以駱駝的時速平均七公里計算，一天平均預定前進七十公里，單單步行要一百天。途中在同布庫茲、俄奧、阿加代斯、發打等地平均每處逗留五天，再在十個小鎮平均每處停留兩天，因此我所編的踏破撒哈拉日程表是五個月零十四天。當然我是由過去三次在沙漠中旅行了解到一些情形，但畢竟是紙上的計算，到了當地會發生什麼情況，是根本無法預測的。

單是目前已經知道的就有七處地方根本沒有道路，計茅利塔尼亞兩處，茅利塔尼亞到馬利之間一處，馬利與尼日之間一處，尼日兩處，查德到蘇丹的尼羅河一處。假如在道路都沒有的沙漠中迷失，飲水和食物也沒有了，那就只有曝屍在沙漠裏了。

裝 備

攜帶的東西必須有萬全的準備。但是由於出發時只有一頭駱駝，也不能多帶東西，只能帶最低限度的必需品。除去紀錄用的工具以外，文明社會的用品要少帶，裝備和服裝想和遊牧民族一樣。不能給人看照相機或手錶，免得引起沙漠掠奪者的注意，也不能給居民一種印象，讓他們覺得只要放親切些就可以得到錢。

現在將出發時所需要的裝備列舉一下：駱駝一頭（看地方或許不止一頭），水筒兩個（容量